

明儒學案

冊十

新編 中華書局

十

明儒學案卷四十二 甘泉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北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寶

重刊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唐伯元字仁卿號曙臺廣之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知萬年縣改泰和陞南京戶部主事署郎中事進石經大學謂得之安福舉人鄒德溥陽明從祀孔廟疏言不宜從祀六經無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教凡言心學者皆後儒之誤守仁言良知新學惑世誣民立於不禪不霸之間習爲多疑多似之行招朋聚黨好爲人師後人效之不爲狗成則從鬼化矣言官劾其詆毀先儒降海州判官移保定推官歷禮部主事尙寶司丞吏部員外文選郎中致仕卒年五十八先生學於呂巾石其言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故反身修德斯爲學之要而其言性之善也又在不容說之

際至於有生而後便是才說性之性不能無惡矣夫不容說之性語言道斷思維路絕何從而知其善也謂其善者亦不過稍欲別於荀子耳孟子之所謂性善皆在有生以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何一不可說乎以可說者謂不能無惡明已主張夫性惡矣以性爲惡無怪乎其惡言心學也胡廬山作書辨之耿天臺謂唐君太和治行爲天下第一卽其發於政便可信其生於心者矣又何必欲識其心以出政耶慈湖之剖扇訟象山一語而悟本心然慈湖未悟之前其剖扇訟故未嘗別用一心也唐君以篤修爲學不必強之使悟孟我疆問於顧涇陽曰唐仁卿何如人也曰君子也我疆曰君子而毀陽明乎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涇陽過先生述之先生曰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涇陽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先生曰善假令早聞足下之言向者論從祀一疏尙合有商量也

性天命也惟聖人性其心而心其身小人不知天命之謂性也故性

爲心用心爲身用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妖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身心性命解○道無體性無體仁無

體誠無體總之以物爲體外物無道無性不仁不誠此吾道與異端

之辨道德仁誠解○魯論記夫子之言至矣家語得其十之七荀子

劉向大小戴十之五莊列十之三論語解○論語記言嚴謹不敢增

減一字惟編次頗雜其義易晦使編次皆如鄉黨一篇則論語可以

無解同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

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程子曰充擴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一

貫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行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聖人之

心純亦不已也孟子曰有本者如是程子曰其要只在謹獨川上解

○用之則行有是以行見龍也舍之則藏有是以藏潛龍也用而無

可行或所行非所用舍而無可藏或所藏非所舍謂其身行藏則可

謂其道行藏則不可有是解○春風沂水點之誠也吾斯未信開之

誠也狂者志有餘而誠不足聖人欲進其不足而裁其有餘故一歎

一悅進之也正所以裁之也惜乎點猶未悟後來解者又從爲之辭

聖人之言荒矣與點解○仁者以物爲體安得有己故曰克己仁者

明儒學案卷四十一
一一中華書局聚

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由己知由己然後能克己能克己然後能復禮夫學至於禮而止矣克己未足以盡仁猶無私未足以盡道知其解者宋儒惟明道一人克己由己解○有道穀不足恥九百粟

不可辭怨欲可以爲難而不可以爲仁聖人雖因憲而發實古今賢

者之通患爲其不在中庸也賢哉回也陋巷簞瓢爲其志在擇乎中

庸也問恥解○仁者怨乎曰怨己仁者憂乎曰憂道然則如樂何曰

怨己故不怨天不尤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憂道故不憂貧不憂生

以死生爲晝夜視富貴如浮雲孔顏樂解○修己以敬至於安人安

百姓皆修己也易有太極至於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易也謂敬在修

己之中太極在易之中則可謂敬安百姓太極生兩儀則不可修己

解○大學中庸賈逵經緯之說是也而作書之意又若以易爲經以

詩書爲緯蓋惟天地爲大惟學則天故曰大學惟中乃大惟庸乃中

故曰中庸易曰大哉乾元君子行此四德者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大學也乾之德莫盡於九二其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中庸也此其經也雜引詩書互發其緯也大學中庸解

○大學以規模言其緒不可紊中庸以造詣言其功不可略同上○

正己而不求於人之謂善正己而物正之謂至善孟子曰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己善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至善也程子曰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則合而言之也

至善解

○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

治者否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家語曰察一物

而貫乎多理一物而萬物不能亂以身本者也孟子曰天下國家之

本在身格物解

○自知止而後有定至慮而後能得始條理也知至

至之也在止於至善終條理也知終終之也知止能得則近道止至

善則道在我

知止止至善解

○君子時中庸擇中庸依中庸者也小

人無忌憚索隱行怪者也賢者之過與不及均而賢者之害尤甚必

至畧獲陷阱乃已

時中解

○中庸其至矣乎是謂至善君子依乎中

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故止於至善

中庸至善解

○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之謂儒正心而無所事焉之謂釋易曰終日乾乾行事也程子

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

是弄精神

鳶飛魚躍解

○道者治人之道也以人治人雖執柯伐柯

未足爲擬子思之苦心亦至矣程子謂制行不以己而道猶未盡此

之謂也

道不遠人解

○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堯舜性之也其次致

曲湯武反之也易曰逆數禮曰曲禮逆而後順曲而後直聖人之教

爲中人設張子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發而不中反求

諸己此之謂致曲致曲解○大哉聖人之道三千三百之謂也禮者

性之德也道問學所以崇禮所以尊德性崇禮解○凡一代皆有一

代之大經堯舜授禪禹治水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孔

子作春秋子思述大學中庸孟子距楊墨韓昌黎程明道闢佛老其

經綸一也大經解○未發之中不可求必也格物乎曰知本曰知止

曰明善曰致曲旨同而名異至於反身而誠然後立天下之大本大

本解○不覩不聞即人所不見獨也戒慎恐懼即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慎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不慎獨也無聲無臭贊獨之善或以爲

贊道誤矣獨解○於乎不顯不顯惟德詩人贊文王至德也始乎慎

獨終乎慎獨學者當儀型文王也儒者既於不顯爲兩解無怪乎以

慎獨爲漏言不顯解○天與鬼神形而下者也故言天曰無聲無臭

言鬼神曰不見不聞道形而上者也自無聲臭自莫見聞豈待贊乎

必以無聲臭不見聞贊道謂聲臭見聞非道可乎爲此解者欲附於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之旨不知反爲所笑天鬼神解○物有本末身

其本也家國天下皆末也未有本亂而未治者物格者知修身爲本

而已非修身也知修身爲本是謂知本是謂知止是謂知所先後是

謂物格知至故務其本則意誠不然皆僞也守其本則心正不然悉

邪也意誠心正卽可以語修身乎未也心雖已正而身未易修故無私而不當理者有之克己而不復禮者有之知及仁守莊以蒞而動不以禮者有之定靜且安不慮則不得者有之故格物者近道而已卽慮且得猶難至善故曰好學力行知恥則知所以修身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蓋至於禮然後修身之能事畢矣雖然齊家治國平天下豈都無事莫知其子之惡是縱子莫知其苗之碩是貪財未有貪財縱子而能齊家者未有以暴帥人而興仁讓於國者未有嫉彥聖舉不肖蓄聚斂好惡拂人性而能平天下者故節節有次第節節有工夫然皆必自修身始欲修其身者必自格物始物格而身不修者有矣未有不格物而能修身者也格物者知本也修身者立本也知本智也立本仁也仁智合者勇也此合物與修身始終之條理也然則格物如何在家而家在國而國在天下而天下無巨細無精麤將有行將有爲凡有行凡有爲或行而不得或行而不通一一反己省己責己舍己不敢一毫求人責人然後可以求人責人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是謂格物能知此義然後宇宙在手萬化生身格物修己解

○夫子述而不作弟子不敢著書夫子沒七十子喪

去聖日遠漸生隱怪子思子憂其失傳始作大學中庸至孟軻氏而異端大起爭喙者多始作孟子三子皆不得已而著書吾道既明無書可著

孟子解

○孟子一書首尾照應後先互發凡有注解添足畫

蛇同上

○孟子闢楊墨一言而有餘闢告子屢言而不足告子之害

甚於楊墨至後代始大

告子解

○孟子論三王五伯諸侯大夫則五

霸爲二等論堯舜湯武五伯則五伯爲三等性之上反次之假又次之假或成真惡知非有舉戰國諸侯而無之是孟子之所思也

五伯

解下同

○夫子論小人中庸擬於時中君子也孟子論五伯假之擬

於性之反之之聖人也果如註解是擬人不於其倫矣○伯者慕道而讓道於道無損異端賊道而當道誣民已甚故鄉愿楊墨告子聖賢皆闢之不遺餘力獨於五伯雖小之不勝其大之雖斥之不勝其與之斥以正志與以明伐吾儒之道得王而大得伯而貴○博學詳說與博文同將以說約與約禮異說約者要約之約求會通也約禮者約束之謂能不畔而已博學詳說則禮在其中約禮與人規矩說約在人解悟

說約說

○好樂與百姓同好貨好色與百姓同卽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皆不忍人之政也或謂孟子姑以引君乃自卑以求行其言乎外欲無理外情無性性理不明往往

如此好貨好色解

○仁人心也本心也不可放也始焉不受嘒蹴之

食此之謂本心繼焉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此之謂失其本心失其本

心者放心也由不爲而達之於其所爲此之謂由乎義路由乎義路

者求放心也心學之說謂之求心則可謂之求放心則不可李延平

曰仁人心也孟子不是以心名仁羅文莊曰延平之見卓矣二子可

謂有功於孟子

求放心解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既飽以

德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文繡也立大也陸氏以立大爲立

心其流之禍於今爲烈彼不仁不義假仁假義小仁小義孰非立心

皆可以爲大乎否

立大解

○大行不加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窮

居不損顏子簞瓢不改其樂者也程子曰泰山高矣泰山頂上已不

屬泰山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目非程子不能及此近代陳氏

始發其義楊朱二解胥失之矣

大行不加解

○由仁義行仁者安仁

堯舜性之也居仁由義知者利仁湯武反之也性之者不可見得見

反之者可矣獨復者不可見得見頻復者可矣孟子曰有意而不至

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能至者也善夫楊雄氏之記之也

性反解

○太

上忘實忘名其次篤實晦名其次力實生名生名者賢晦名者聖忘

名者天夷齊讓國國與名而俱存燕噲讓國國與名而俱喪燕噲非

好名者也若出於好名必擇其可讓者讓之不至有子之之亂固亦名教之所與矣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貴名也

好名解

○以性之

欲爲性不知天命之性是世俗之所謂性也以氣質已定之命爲命不知受中以生之命是世俗所謂命也在世俗則可在君子則不可君子者反本窮原盡性至命者也故言性曰善言命曰天去此取彼

不謂性命解

○惟天生民有欲欲不必無亦不能無爲無欲之說者

惑也聖人中焉賢者寡焉寡者擇其中之謂也至於中則一欲不棄

一欲不留欲我當欲與人同欲是謂中和位育之道

寡欲解

○經者

學之具也學以明道而易具矣學以理性情化天下而詩具矣學以爲帝者師爲王者佐而書具矣學以修身齊家措之天下而禮具矣學以驗天應人明微維分而春秋具矣其理相通其義各別樂無經非失也有詩在也樂章存而器數猶可考也

經解下並同

○經聖經

也惟聖解聖維經解經義之畫文之彖周公爻辭孔子十翼是也惟賢知聖惟賢知經子思之大學中庸孟子之七篇程伯子之語錄凡所引是也解字者得少而失亦少解意者得不償失今之章句大全是也擬經者勞且僭而無益於發明太元元經是也誣經者淫妖怪誕侮聖逆天已易傳習錄是也○解經以傳不如解經以經合而解

則明析而解則晦故經有一事而前後互發者有一義而彼此互見者盡去其傳注而身體之口擬之不得則姑置之而從他處求之諷詠千週恍然觸類矣○無聖人之志不可解經讀世俗之書不可解經韓子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可爲讀經之法兩漢近三代若董仲舒楊雄劉向鄭元徐幹皆其傑然者其緒論往往可采也○夫子有言行在孝經非世所傳孝經也考儀禮凡禮有經有記有傳有義今按小戴內則前一段當爲孝經曲禮雜儀當爲記大戴本孝以下四篇與世所傳唐明皇御製序者當爲傳義合之而後孝經可考

孝經解下同

○內則自后王命冢宰至賜而後

與之文字宏密精深與十翼相類既自別於儀禮又自別於六經所以爲夫子之孝經○六經維易無恙漢唐千家傳註多有可攷不得其解當一以經文爲據

易解下同

○解經之法以經不以傳宜合不

宜拆凡經皆然而易尤甚今之讀易者未解繫辭先解爻象未辨枝葉先認根苗是孔子誣周文而周文又誣伏羲氏也此拆之尤舛而自以其傳代經也○易之彖辭象傳爻辭爻傳不妨合爲一卦惟大象當自爲一傳文言又當自爲一傳大象者學易用易也文言豈惟乾坤二卦有之上經八卦九爻下經八卦九爻散在繫辭者皆是也

合之共爲一傳不特文言爲全書而上下繫亦自朗然○易有文錯者如雲行雨施當在時乘六龍之下是也有文不錯而句讀錯者如後得主爲主利是也有字不錯而反以爲錯者蓋言順也當作慎是也○天地日月寒暑晝夜水火男女乾坤之可見者也極而推之凡超形氣者皆乾凡涉形氣者皆坤凡善皆乾凡不善皆坤凡中皆乾凡過不及皆坤乾之亢與无首處卽坤坤之順且正處卽乾易逆坤順乾之書是故逆數乾坤解○易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乾元用九與河圖虛中大衍除一意同蓋一三五七九皆乾二四六八十皆坤乾不用一用九用九所以見一也一者天則也五以上始數皆乾六以下終數皆坤天一始水地六終之地二始火天七終之天三始木地八終之地四始金天九終之天五始土地十終之坤用六以大終也大者乾也乾之用處卽坤坤之不用處卽乾用九以奇偶數分乾坤用六以始終數分乾坤故謂之易九六解○初卽下不曰下而曰初舉初以見終也上卽終不曰終而曰上舉上以見下也初以明本末上以別尊卑亦九六之義初上解○乾元資始始我者生我者也坤元資生生我者殺我者也貪生爲凡民甚則夷狄禽獸知始者爲君子合德則聖且神始生解○帝王之治本於道是也而道何本哉

曰本於身可也曰本於中亦可也而解者曰心謂桀紂非心乎帝王之道在執中而身之中以立本而身以表則故曰允執其中曰慎厥身修互見也以心爲中心難中也以心爲身民何則矣開卷之錯不可不慎

書解下並同

○堯舜皆聖也堯會生知之全舜開學知之始

故論道則稱堯舜論學則斷自舜而不及堯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後有作者文王似堯孔子似舜顏曾思孟皆舜之徒也○詩始二南樂淑女而歸百兩坤道也終雅頌純不顯而躋聖敬乾道也

詩解下並同

○關雎秉彝好德休休一个臣

也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德在此福亦在此所以爲后妃之德所以爲南風之始所以爲中聲之寄君子得之解慍小人得之阜財人而不爲二南故猶面牆○豳風豳雅豳頌是周家一代元氣宇宙間萬古元氣貴者王忽者亡惟影響○詩贊文王不顯與天載同贊其德也史稱西伯陰行善天下諸侯來朝稱其時也具於穆不已之德又當儉德避難之時所以愈不顯又所以愈不顯與大舜元德同○古之學者學禮而已矣古之觀人者觀禮而已矣三千三百無一非仁故典曰天序禮曰天秩動作威儀之則曰天地之中

禮解下並同

○

恂慄威儀鳶飛魚躍○儀禮中有記有傳有義大小戴記中有經次

其序比其數禮之大略可以概睹詳具禮編○春秋尊夏尊王尊天尊道扶天綱立地紀所以託天子之權行天子之事春秋解下並同

○春秋責己謹嚴待人平恕○左傳中載冀缺劉子二段是三代以前聖人相傳格言失其姓氏如曲禮序首引毋不敬數語非臯契伊周之徒不能道也○養心莫善於誠書之作德曰休也聖人教人性非所先魯論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儒者非之正坐此誤諸子解

下並同○表章大學自韓退之始表章中庸自徐偉長始合大學中庸爲子思經緯之書自賈逵始○闢佛老尊孟氏千百年惟一韓子其功在吾道爲漢唐儒者一人○鄭康成朱元晦皆聖門游夏之列而特起百代之後事難而功多鄭師馬青出於藍朱去程門未遠源流各別○孟子之後一人非正叔不能至此然正叔所造竟讓其兄夫然後見獨智之難也張子厚醇正不減正叔而才次之然均之可以弗畔周邵則自爲一家過則陸甚則楊吾不欲論之矣朱子能解正叔而間雜乎周邵其去明道則已遠不可不辨○楊子雲美新論劉靜修渡江賦爲千古不白之疑或曰遜言或曰僞作或曰以秦美新而甚之也渡江時不能違也要之違心焉耳矣詳其語氣大段二子故難語僞雖然凡僞僞未有不假真者僞乎僞乎吾以二子之生

平信之也國朝正儒莫如薛文清高儒莫如陳白沙功儒莫如羅文莊使三子者不生考亭之後得遊明道之門俱未可量

論學書

伏讀抄中解格物有曰通天地萬物而我爲主推此義也可以知本可以格物矣贈友人曰自求見本體之說興而忠信篤敬之功緩遂令正學名實混淆而弄精魂者藉爲口實又曰今人好高只不安分爲斯言也雖聖賢復起不可易矣乃其要歸在明心體其語心體曰此心自善安得有欲而於程子善惡皆天理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言反疑其僞此混心與性而一之蓋近代好高者之言而尊信心學之過也竊嘗讀大易至咸艮二卦而見聖人諱言心讀魯論至子貢贊夫子而見聖人罕言性命惟書有之人心惟危言心也既曰危安得盡善道心惟微言性也既曰微安得無惡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危之至也曰性相近也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近且幾希則微之至性猶未易言善況心乎然此心性之說也而未及道也心性不可言道可言乎道與心性至孟子言始詳爲告子也今之天下不獨一告子矣惜乎世無孟子也然不可不爲足下一言之蓋聞之言學者惟道道陰陽而已矣言道者惟天道